

痛史

第十一種

嘉定縣乙酉紀事

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嘉慶二十五年己酉

中華民國元年六月初版

(痛史第二十種 國變難臣鈔一冊) 附錄三種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校訂者
印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商務印書館

嘉定縣乙酉紀事

朱子素九初

崇禎十七年甲申。春三月丁未。思宗烈皇帝既殉社稷。其年夏五月戊子朔。南京文武諸大臣奉福王監國。壬寅。卽皇帝位。以明年爲弘光元年。

弘光元年乙酉。春三月。北兵由河南分道南下。夏四月丁丑。破揚州。五月庚辰。渡江。壬辰。聖安帝西幸。忻城伯趙之龍。率文武開門迎降。北帥豫王遂入南京。方議分兵徇諸郡。未發。從降臣請。傳諭安撫。乃以前御史王懷、大理丞劉光斗、鴻臚少卿黃家鼐等分行。家鼐崇禎時以序班擢少卿是時。三吳百城。望風奔潰。長吏多解印綬去。其士

大夫或聚鄉兵保鄉土。或從江湖起義。往往而是。家鼐至蘇州。巡撫霍達走太湖。會前監軍道楊文驄率兵五百入郡。家鼐方勞軍西察院。文驄直入。執家鼐及從者數人。盡誅之。發取庫積而去。家鼐副使周荃。本郡人。獨匿民間得免。倉皇歸豫王。且請

兵。王聞家鼎見殺。大怒。遂發兵八萬。分下蘇杭。而吳郡之被兵自此始也。

五月十五日丙申。嘉定始籍鄉兵。

是日豫王入京城。數日。嘉定士民亂。十三日。始

聞揚州陷。知縣錢默欲宵遁。百姓遮道止之。乃聽士民議。按籍抽丁。以備他變。推太學生須明徵爲團練。明徵募壯士。飭甲仗。士大夫城居者。亦各部署四門。每夜巡邏。會者數千人。時默意不在官。人無紀法。鄉兵首領逼索衣甲銀不貲。其諸生之索廩糧者。索鄉試盤纏者。胥役之索工食者。工卒之索兵糧者。奸民之索納過稅糧者。索條編馬價銀者。聚譟堂皇。日萬餘人。默開帑恣所取之。帑空猶不退。默懼不免。乃告

急吳淞總鎮吳志葵。求以兵自脫。

二十十八日己酉前監軍楊文聰殺黃家齋於蘇州霍撫復歸郡

三十日辛亥。知縣錢默去官。吳淞總鎮吳志葵。遣數十騎執諸生十一人去。默以二十八日請兵。志葵意欲盡誅爲亂者。會兵出進。獲番船。失期。至是日黎明。默乘間走。亂民亦散。兵至。所執諸生皆誤。志葵知不可問。俱釋之。於是邑中屏息。鄉兵皆解。

葵志

松江人。與同郡夏吏部允彝相善。多結納名流。其鎮吳淞也。吳人頗倚以爲重。會北徵。納款急。志葵不能自主。潛歸。問於允彝。允彝方謀舉義。因固勉之。使保城堡。以爲北

授復圖。乃是復還鎮。志葵之意。仍欲姑順北冀。始不失兵。柄而又耽居降名。北疑以勢孤。無力委分。而失援。嘉定。故論者謂嘉定之禍。志葵有以遺之也。

六月初四日乙卯。北兵入郡。

兵部侍郎李延齡一軍入蘇州。貝勒一軍入杭州。吳淞太倉之兵皆延齡所分也。

十四日乙丑。北安撫周荃至縣。取邑篆冊籍而去。

二十四日乙亥。北令張維熙至縣。吳鎮遣兵欲襲之。維熙遁去。

維熙亦本郡人。從豫王撥授。

是

日維熙甫到。志葵以步兵百人屯東郊。時光祿墓旁。聲言欲取北令。須明徵時已通。北仍署嘉定營事。乃集兵登陴拒之。至暮。吳兵各刈蒲葦一束。燃其端持之以行。其光燭天。須兵乘城大噪。吳兵亦羣噪應之。然卒不入。維熙恐。倉皇夜遁。百姓狼狽出奔。遺嬰兒失婦女者。無算。天明閭巷一空。

二十七日戊寅。吳志葵率兵入城。旋去入海。

百姓聞志葵至。執香以迎。志葵慰諭

曰。昨不殺北官。恐爲民累也。今上流官軍旦夕舉事。爾民各宜聚鄉勇守地方以待。食畢遂去。偕志葵來者。爲前都督蔣若來。視庫存銅銃數十。使人舁之行。遂由徐家

行入海。

若來字龍江。茜人。俗號蔣千斤。始從張巡。後撫國維討賊。以軍功得官。繼佐

遁歸。自殺其妻。子入海。依義陽。復與志葵潛入郡。殺敵已而。入越。入閩。廣未詳所終。

時官軍在海中者。爲淮撫田仰。監軍荆本徹。總兵張鵬翼。張士儀。與太監李某等。合兵。同奉義陽王。駐劄崇明。志葵亦率所部往從之。遂棄吳淞。吳淞既空。北兵尋從入矣。

閏六月初一日辛巳朔。江陰義兵起。

初六日丙戌。北令維熙復入縣。次日。遍謁縉紳。敦請一見。無有應者。

初七日丁亥。北授徐州總兵李成棟江南總督。就鎮吳淞。成棟是日先發兵數百

過縣。至新涇鎮。大掠。淫死婦女七人。

初九日己丑。成棟率兵過縣。有戰艦百餘。載步騎二千。成棟匿其精銳。僅以羸馬三百取道城中。張維熙。須明徵。供輸恐後。成棟與其副將梁得勝等。暮宿東關外。維熙爲置酒。徵歌伎。

初十日庚寅。成棟入吳淞。時大旱水涸。巨艦悉艤東關外。留得勝以三百人守之。名爲修船。亦相犄角也。成棟令稍嚴。兵丁不復如前淫掠。城外居民間有與通貿易者。

十二日壬辰。北下薙髮令。至縣。遠近大譁。始謀舉事矣。

十三日癸巳。薙髮令益急。人心愈憤。市上大呼曰。安得官軍來。爲我保此髮膚。苟有倡義者。卽揭竿相向矣。於是諸鄉義兵。不約而起。

錢令時之鄉兵在城好事者爲之也此後之鄉兵在鄉六里內一呼響應動以數萬計無不地自爲守人自爲戰者
守其城北兵分駐太倉太倉人薙髮效順士大夫率先以爲民望城中無不辦髮才
者四境之民怨之治兵相攻鉅鼓日至城下州人恐閉關不出故成棟受困於東不能策應

十四日甲午。境內義兵會剿東關。夜焚北船四十餘艘。斬首八十三人。得勝以身遁。

是時邑中首義。爲舉人王某。及弟諸生某。起於六都。得七百人。號王家莊兵。閣部監紀知縣支益。起於石岡。得千人。號石岡兵。南翔大姓。招募二千人。號南翔兵。其餘婁塘羅店外岡。先後悉起。王某等初謀約以十五日。潛師入城。誅北官。守城隍。俟四

境雲集。然後內外夾擊。殲東關之敵。應合四方官義。規圖掃蕩。會十四日早。忽傳吳

總鎮合諸路兵復吳郡。殺敵過半。已勒兵而東。俞飛熊以飛檄至。

飛熊邑人。善馳馬。從吳鎮爲兵官時。

時飛熊往來。傳布官軍聲勢云。

令嘉定鄉兵環集城下。午後協力會剿。於是遠近歡呼。持兵爭赴。王

某等卽率其衆。同石岡南翔兵。齊至南門。欲入城。城門已閉。城上謝曰。殺敵者從東

門去。蓋須明徵拒之也。

城中士民久空。其愚弱者俱爲明徵僱服。故得與維熙盤踞其中。

而志葵亦未嘗至。諸兵不

得已徑趨東門。與北兵隔水而陣。薄暮。崑山陳參將宏勛提兵來赴。入自西門。明徵

止之於城隍廟。名爲犒師。實則尼之。宏勛善槍。明徵與之揖。令家丁竊去其槍。宏勛

回顧失槍。覺其意。卽不食去。

宏勛字建侯。居馮仲村。嘗游兵往來。爲郡邑聲援。旋入崑山守城。死焉。

時我軍與北兵。矢

礮相當。互有殺傷。得勝見勢危急。據高岡。使其兵三五作隊。自上射鄉兵。皆應弦而

倒。南翔兵最先登。矢傷一人。卽返旆。石岡踵之。亦却走。獨王莊首令都司許龍率先

赴敵。戰頗力。頃之中流矢死。

龍字雲美。勇健有膽。嘗從史閣部於揚州。感其知遇。恨不從死。誓得一當以報之。

我軍幾潰。而

外岡婁塘兵接戰甚力。二十三都素稱盜藪。其人皆輕捷敢戰。斬殺甚多。時漏下三

鼓。諸兵蜂擁而前。競舉火燒得勝船。成棟自下維揚、金陵、昆陵、京口、諸處所獲精金、美珠、名劍、寶刀無數。悉付一炬。其未及燬者。盡爲鄉兵取去。舟中多載婦女。悉被焚。其中一女最姝麗。呼曰。我翰林公女。家在揚州。被掠至此。幸救我。鄉兵皆曰。可躍入水。女哭曰。我足被鎖。不得脫。語未竟。烈火燒其身矣。煙焰蔽天。通紅數十里。天明始息。得勝乘夜東奔。狼狽得達。成棟聞變震驚。繞牀而走。終夜不寐。

十六日。成棟以精騎四十。奪路往太倉告急。不得達。成棟得土人朱甲父子爲鄉導。使騎兵隨之。至羅店被圍。奮死突出。馳而西。過三官堂。殺一僧。有四騎失隊。鄉兵從馬後擊其佩刀。刀落。卽拾其刀。連砍之。人馬俱斃。其二騎攢稍刺死。惟一騎苦戰脫。追及前騎。至時家坟。遇鄉兵。復馳而東。鄉兵急追。漸近羅店。鄉兵復大出。兩路夾攻。殺獲頗衆。諸騎窘。緊隨朱香自間道過蔡家橋。繞出鎮後。扶創而歸。將近月浦。復爲鄉兵截殺。落荒而走。望見吳淞城。猶大呼救我。救我。及過丁家橋。人馬氣息僅屬。一時仆地不能起。成棟聞諸騎潰回。窘迫無計。惟縱兵大掠。西至月浦羅店。南至江

灣鎮楊家行。北至錢家樓施家港。居人流徙略盡。是夕月食既。時天無纖雲。色黑如漆。占曰食盡無光。百姓死。城邑空。

十七日。羅店嚴詰奸細。斬吳淞人之爲成棟徵兵者。諸生嚴恪獻馘海師。授官游擊將軍。犒銀三十兩。薄暮。里人朱某馬某胡某等。歃血誓師。犬皆驚走升屋。人以爲凶兆云。南京通政使司左通政侯峒曾。遣其二子諸生元演、元潔入城。聚士民。圖爲城守計。都察院進士黃淳耀亦偕弟諸生淵耀入城。

十八日。成棟攻破羅店。諸生唐景曜、唐培、朱霞死之。成棟悉銳攻羅店。屯兵馬橋。與鄉兵隔水語曰。棟等不過奉命守吳淞。與羅店初無讐讐。今假道歸婁東。幸諸君寬其一面。鄉兵支某陸某等戟手罵曰。汝曹檻羊牢豕耳。莫作此想。成棟怒。率兵混戰。陰遣銳卒東渡練祁。西渡荻涇。繞出陣後。鄉兵潰。退屯來龍橋。接戰良久。大敗入鎮。時日未出。居人方爲市。聞變。亟升屋。步兵亦升。東西馳逐。屋瓦亂飛。騎兵四面殺人。大呼唐秀才何在。百姓縛出者不殺。唐秀才謂景曜也。初與朱甲爲鄰。甲助成棟。

景曜面數其罪。復大書白牌。立馬橋南。諭成棟速返正。至是爲成棟所得。磔於市。廩生唐培。猶率兵巷戰。李兵銃箭並發。鄉兵大奔。培被獲。大罵。臊羯狗安敢無狀。又已在頸。尙呼豈有此理。語未絕。身首分矣。諸生朱霞、張小蓋、登屋鳴金。冀集衆復戰。李兵四集。身被數大創。墮河。呼號竟日。乃死。知朱某爲鄉兵首。恨之。於是朱家橋一帶。焚掠殆盡。男婦死者一千六百餘人。城中有須明徵者。爲衆所殺。并其家丁悉誅之。明徵素無行。爲鄉里所擯。忽冠帶乘軒謁成棟。稱署嘉定營事守備。仍通志葵。稱監紀推官。鬼跡狐踪。莫可窮詰。俄以危言刦維熙。誑取官銀。招家丁六十餘人。悉衣錦綺。懸佩刀。威儀甚肅。時率之至安亭諸鎮。訪其兇豪。與造膝密語。他人莫得與聞。因揚言已遣人請各鎮鄉兵。分守諸要害。時城守頗嚴。所遣人至夜闌始返。時啟關納之。問鄉兵安在。漫應曰。縣主性慳。不肯發糧。已散去矣。衆共詰問。語極支離。始大疑之。十八日薄暮。城中競傳明徵家窩藏奸細。復私造都督府牌印。并冠帶盔甲數十副。謀盡殺滿城士民。以媚成棟。俾代爲保奏。闔城驚擾。有頃。西關外擒獲奸細。嚴刑

鞠之。供爲須黨。一時大譁。莫辨其僞。明徵逃。衆共追逐至南關。就縛。步遲。卽用大槌擊脛。跳躑而前。至察院左。斬首剝腸。斷四肢。分置各城門。捕其家丁。悉誅之。遠近震駭。

十九日。通政使司左通政侯峒曾入城。與士民分部巡守。淳耀等令元演作書。急

趨其父峒曾入城。鄉兵亦列幟往迎。旣至。集衆公議。畫地而守。東門。峒曾爲主。其子元演。元潔。及邑諸生朱元亮。龔孫玪。金起士。佐之。西門。淳耀爲主。其弟諸生淵耀。佐之。南門。秀水教諭龔用圖。舉人張錫眉。爲主。邑諸生夏雲蛟。唐昌全等佐之。北門。亦峒曾爲主。太學生朱長祚。原任僉事唐咨禹。佐之。處分已定。各帥衆上城巡邏。嚆人士爭縛袴執刀以從。人情頗覺鼓舞。東北二門。俱用大石壘斷街路。惟西南二門。稍按時啟閉。仍用屋木亂石橫塞道塗。以遏兵鋒。二十二日立挨門出丁法。分上中下三等。上戶出丁若干。衣糧自備。仍出銀若干。備客兵糧餉。并守城頭目燈燭之費。中戶出丁若干。衣糧自備。下戶止出一丁。分堞而守。每丁給錢日六十文。衣糧燈燭悉

自備城上分四隅。自某地起某地止。分屬各圖。每圖擇一人爲長。日入後。當事者親自巡歷。以稽勤惰。其大事專屬峒曾淳耀處分。是日一都鄉兵縛一投牒者至。稱爲間諜。鞫之。實志葵送書人。發函有吳門之虜。斬馘殆盡。杭州之虜貝勒云亡等語。二十日。逐北令張維熙。推前任儒學訓導萬達攝縣事。巡司俞尙德充捕官。維熙爲人狡詐。兵起懼誅。詭結於衆。願棄逆效順。百姓信之。反與共事。及峒曾至。議首誅以徇。百姓固爲請命。乃僅逐之。百姓猶惜其去。力護之出境。

二十一日。獲太倉賊四人。梟於市。是日志葵牌至云。卽日遣游擊蔡喬督兵協剿。午後復有健兒四人。持志葵牌至。來文與前互異。嚴鞫之。供爲太倉賊浦嶂。浦嶠。僞造。欲乘我不備。襲取我城。旣得實。立斬之。爾時聲氣岌岌。人不自保。然恃侯黃望重。避難士民。扶老攜幼而歸。不絕於路。城上揚白旗。大書嘉定恢剿義師。奈兵餉兩絀。所伏惟城外鄉兵。諸鄉兵至是各保村落。不可復聚矣。乃遣人多齎名刺。凡在嘉定轄中。悉訪其拳勇少年。勢力能鼓衆者。敦請來前。備賓主禮。假以詞色。令各歸集衆。

因誠曰。勉之人。誰無父母妻子。諸君能辦此。兼可自爲。匪獨爲人也。此輩驟蒙下交。皆驚喜。頗爲效力。皆斬木揭竿。擊金鼓集衆。鄉兵益盛。而是日石岡有鍾氏之禍。人言鍾益嘗在史閣部標下。領帑銀五千兩。揚州破。悉飽私橐。盡取爲義兵餉。競往攻之。勢如轟雷。父子兄弟死者五人。悉斷其頭。與明徵頭並懸城上。頃之。南翔鎮獲明徵妻子。斬割屠裂。一如明徵。而南翔復有李氏之禍。李氏自世廟以來。蟬聯不絕。其裔孫貢士李陟。年少有雋才。知名當世。就鎮中糾合義旅。號匡定軍。未就里。兒忌之。聲言李氏潛通清兵。因羣擁至門。陟與其族抗之等。自恃無他腸。對衆嫚罵。自若。市人素畏李氏。恐事定後。陟等必正其罪。佯言搜得奸細。李氏無少長。皆殺之。投屍義塚。縱犬食其肉。慘酷備至。莫敢問。各路聞風。競相盤詰。路人單行。稍涉疑似。卽縛去。亂槍戳死。棄屍河中。甚至一言忤意。白刃驟加。其人方欲置辯。身首已離。城內外殺人無算。窮鄉僻壤。自相讐殺。莫能禁止。時正亢旱。炎威逼人。道傍乞丐。爭挾毒投井中。以阨鄉兵。無遠不屈。事露。引頸受刃。卒無一言。民間鼎沸。凡橋道扼要處。皆設

廠晨夜共守。爾時雖五家之市。亦稱鄉兵。以無餉故。大率一至城下。卽絕跡不來。當事者懼。張榜四門。此後鄉兵來者。集護國流光皇慶寺中。爲首一人。入城領餉。於是來者漸衆。

二十三日。擊敗北兵於北關。殺成棟弟。諸騎潰走。成棟使其弟統精騎數十。奪路往太倉。涕泣與決曰。我軍生死。在此一舉。汝不勝。勿復見我矣。諸騎一路搏戰。至北關。鄉兵大集。以漸逼入倉橋街。兩路夾擊。將舉火焚之。諸騎窘。冒死突出。鄉兵合圍。殺獲五騎。餘騎將過倉橋。城上急發大礮。連橋擊斷。殺三人。一馬。其一黃纛紅繖佩刀。被槍死路傍。蓋成棟弟也。從騎急下馬。割取首級。掛鞍後。馳而東。復返吳淞。哭於路曰。我等皆高鎮勁兵。自隨邢太太降北。所過風靡。嘉定縣何物蠻子。未出十日。已損我副將六員矣。悲哉。有衆如此。使擇一二健者統之。是役也。與韓蘄王江中之戰。奚以異哉。旣無統攝。戰畢卽鳥獸散。郊外無一人往來。孤城蕩蕩。僅存一白旗。迎風招颭而已。因連走赫蹏。懇請志葵必星馳赴援。時志葵自海入泖。與都督黃蜚並建

牙湖上。至是迫於勤請。止遣游擊蔡喬率兵三百人來。尙未至。當事者驟聞兵到。甚喜。用白牌大署游擊將軍蔡。率領精兵三十萬。鄉兵三十萬。刻日會剿云云。冀以聲動吳淞老營。使爲內應。發銀二十兩。僅募一急足齎至吳淞。置境上。不知諜者蚤伏城中。虛實已先歸報。迨邏騎得牌入告。成棟等相顧而笑。得從容定計。

二十五日。峒曾以書幣迎蔡軍。既至。其兵皆癯弱不振。又強半皆市人子。不習戰陣。惟喬頗勇健。使鐵簡重二十五斤。差似可用。其所攜火藥糧儲在舟中。求姑置城中。身自率兵營於城外。議者皆曰。宜許之。彼戰而勝。軍資在城。其心益固。不勝留以爲質。勢不敢棄我去。當事者猶豫不聽。遣人餽問。令泊舟南關外。

二十六日。北騎突至東關。蔡喬與戰不利。引兵去。是日五更時候。方市羊豕以備祭旗。辰刻將於東關外安營。次第引舟前。成棟遣諸將啣枚疾走。已嚴陣以待。蔡兵猝遇。不知所措。多赴水奔逃。喬在舟中聞變。驚起。持鐵簡躍登岸。步行衝陣。頗有殺傷。奪一馬乘之。孤身獨戰。城中惟守陴而視。莫敢救者。喬血戰良久。力盡幾陷。東關